

董橋

景泰藍之夜

OXFORD

港台書

景泰藍之夜

董 橋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irst published 2010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3 5 7 9 1 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景泰藍之夜

董 橋

ISBN 978-0-19-396509-6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目 錄

- 1 景泰藍之夜
- 8 冬夜筭記四帖
- 16 詠史：感事
- 23 墨梅枝譚
- 30 蘆塘鴛鴦
- 37 黃濬書扇小注
- 44 毛姆書錄與藏畫
- 50 蓋斯凱爾夫人
- 56 沉香鈎沉
- 64 沈尹默蜀中小品
- 70 吉慶棧遺聞

- 78 沈尹默的小手卷
- 84 尋找吳老師
- 91 胡適的字
- 99 想起老舍
- 106 念記劉教授
- 113 馬姪來電話
- 120 灶邊風情
- 127 玉堂清玩
- 134 工尺譜歸我珍存

圖版目錄

- 7 乾隆掐絲琺瑯書卷式套盒
- 15 清代竹根雕採藥老人
- 22 沈從文〈讀秦本紀〉
- 29 臺靜農為張充和畫墨梅
- 36 王雪濤蘆塘鴛鴦
- 43 黃秋岳書扇贈沈崑三
- 63 清代沉香木雕墨床
- 69 沈尹默為張充和寫《虞美人》三首
- 77 乾隆紫檀雕壽山福海印匣
- 83 沈尹默為張充和寫小手卷
- 98 胡適為張充和寫《生查子》
- 119 宣德年款灑金天雞耳三思爐
- 133 「玉堂清玩」灑金雙耳押經爐
- 140 張充和《牡丹亭》工尺譜

景泰藍之夜

沈茵珍藏的那件掐絲琺瑯番蓮紋圓盒確是華縟絢爛，典麗無比。明代景泰年間的精品，不輸台灣故宮博物院那件，是七十年代初她舅舅送給她的生辰禮物。記得那年晚春我在辦理遷居英倫的手續，舅舅有一天來電話說遵照沈茵父親遺囑，這年命書上說該給沈茵做生日，要帶她到廟裏燒香祈福，要替她辦一桌壽宴，要我去一趟台北陪陪老朋友慶生。我去了。客人不多，都是六十年代台南一起成長的至交。酒席張羅得非常得體，十二道大菜精精緻緻不說，酒罈一打開滿室是桂花酒的清芬，舅舅說是台中鄉親家裏釀的。沈茵淺淺呷了一口想起小時候蘇州老家聞慣的酒香，悄聲唱着幾句小曲匆匆回房拿出舅舅送的禮物讓眾人觀賞。

掐絲琺瑯番蓮圓盒釉彩艷麗，纏枝番蓮線條多姿，花瓣豐潤，花心似桃，配上藍天藍地越發顯得精神。舅舅說是抗戰第三年南京書香門第流出來的舊藏，典型的十五世紀中期景泰藍花紋：「送給這樣標致的仕女最合適，」老人家一臉疼愛拍拍沈茵的手背說。「古書上認定琺瑯器皿是婦人閨閣玩物，非士大夫文房清供；小茵偏愛明代手藝的氣韻，〈崇禎宮詞〉裏說的賜來穀雨新茶白，景泰盤承宣德甌！」長頭髮大鬍子美術家小牛斷定那是《春明夢餘錄》中說的宣德之銅器，成化之窯器，永樂果園廠之髹器，景泰御前作房之琺瑯：「精巧遠邁前古，四方好事者亦於內市重價購之！」舅舅說那年兵荒馬亂，二十幾件文房清玩一起買才花了兩千美金：「那家人家說出姓名來老一輩人都曉得，你們年輕，陌生了！」

瓷器表層的玻璃光叫釉，瓦片上的玻璃光叫琉璃，塗在金屬器物外表的那層玻璃光叫琺瑯釉。寫明代清代琺瑯工藝朱家潛先生寫得簡

明好看，陳夏生也好，台灣《故宮文物月刊》上登過好幾篇。陳夏生說玻璃、瓷釉、琉璃和琺瑯釉原料大致相同，成份都是矽酸鹽類。我從來記不清石英、長石、硼砂和金屬氧化物怎麼一燒就燒結成琺瑯釉。我只記得琺瑯器分掐絲琺瑯、內填琺瑯和畫琺瑯。我喜歡掐絲琺瑯，粗略知道那是琺瑯器中最早的發明，多是銅胎，偶有金胎銀胎，當年杏廬先生說是先用金屬絲盤出花紋黏焊在胎上，各色琺瑯釉料細細填進花紋裏，花紋外通常都靠藍色釉料鋪施，入窯烘燒，重複幾次，釉的厚薄適當了再打磨鍍金：「我小時候在鄉下見過老師傅修補琺瑯，神奇極了！」

掐絲琺瑯元代末年從阿拉伯傳進中國。阿拉伯人信回教，蒙古人稱阿拉伯為大食，明初《格古要論》於是稱掐絲琺瑯為「大食窰」、「鬼國窰」，後來稱「法藍」、「法朗」，明末清初小牛說的《春明夢餘錄》改叫「琺瑯」。聽說十五世紀明代景泰年間藍地掐絲琺瑯色溫質潤，「景泰藍」大名大紅，掐絲琺瑯

隨之也叫景泰藍。沈茵的舅舅說他們古玩行裏都愛說明代燒造技術還不完美，掐絲琺瑯釉面多氣孔多污染多臘補，要到清代才大有改進：

「其實，清代掐絲琺瑯儘管釉質更見鮮亮，氣孔和傷缺依然不少，那是歲月的印記。真的光滑無瑕反倒擔心是新仿的了！」我在舅舅古董店裏見過不少明清琺瑯器，確然都帶着許多氣孔和零星的小傷缺，而且跟故宮的藏品一樣，都是些茶罐、酒盞、提籃、花觚、花插、梅瓶、香爐、圓盤、龍尊，偶然見過一兩件小小的齋戒牌、香囊、葫蘆佩件，都不便宜，當然也都算不得是文房清玩。八十年代中期沈茵有一回從日本帶回了一件書卷式套盒掐絲琺瑯，她開玩笑說：「不是《格古要論》裏說的小女子閨閣中的東西，這是士大夫清玩之器了，只可惜這傢伙七損八傷，要找個御醫調補調補才行！」

明清文玩書卷式套盒跟多寶格一樣好玩。多寶格早年我在南洋、在英倫、在香港、在台灣都見過，都是「人家的老婆」，又矜貴又碰

不得。書卷式套盒紫檀、花梨做的我倒藏了幾件。掐絲琺瑯書卷套盒聽說歷來都稀罕，北京故宮好像存藏了一件，中外拍賣會碰見過一兩件，貴極了，品相又不夠好。二〇〇五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有一件乾隆製品十分合意，註明“A very rare cloisonne enamel three-tiered scholar's box”，估價二、三十萬港幣，成交價五十幾六十萬港幣，嚇死人，沈茵一位客戶委托她競拍，頂了一兩分鐘棄甲曳兵。去年友人東風先生竟然從倫敦弄來了一件，也是書卷式三層套盒，上兩層裝小手卷，底層裝小冊頁，也是乾隆年間的製作，尺寸跟佳士得那件一毫不差，還帶了「樂善堂」的款，掐絲整齊，磨光細潤，鍍金勻實。今年開年東風先生大度，老朋友價錢讓給我清供，沈茵看了照片說可惜老舅舅走了那麼些年，不然一定約我再喝三盅桂花酒！

一晃三十幾年，沈茵做生日那天小牛跟舅舅一邊喝酒一邊議論掐絲琺瑯和景泰藍的名稱問題。舅舅傾向通俗，愛叫景泰藍；小牛偏偏

高眉，說景泰藍不能籠括景泰年以前的製品，叫掐絲琺瑯才能涵蓋景泰之前之後的琺瑯。朱家潛先生八十年代寫過文章說，清宮製造部門都在琺瑯器皿上拴黃簽寫明「某年某月某日造辦處呈覽銅掐絲琺瑯某某一件」，他情願叫「銅掐絲琺瑯」，說是比較恰當：「不過由於景泰藍這個名稱已為一般人們所習用，所以普通的稱呼中仍然不妨照舊使用。」沈茵眼看舅舅跟小牛越爭越烈，悄悄走到小牛身邊掐了掐他的長頭髮說：「姐姐陪你喝一盅！」小牛狠狠白了她一眼：「男女授受不親，你幹嗎掐我頭髮！」沈茵輕輕給了他一記耳光說：「你不是最喜歡掐絲的嗎？便宜了你！」小牛借醉抹了抹大鬍子香了她三秒鐘：「壽比南山！」轉眼瞥見舅舅臉色一沉，又趕緊摟着沈茵帶她坐回上座。



乾隆掐絲琺瑯書卷式套盒

冬夜笛記四帖

曲人歌哭

寫〈工尺譜歸我珍存〉我說我不知道張充和先生跋文中所寫陶光「是不是陶光第，字重華，一九六一年死於台北」。旅美孫康宜教授讀了來電郵說我猜對了：“By the way, you are right, 陶光 is indeed the person who passed away in Taipei in 1961. Tao Guang (1913–1961) was the same age of ch'ung-ho, and he was one of ch'ung-ho's suitors!” 孫康宜還給了我一份中文資料記陶光終身愛慕充和，在曲人圈子裏不是秘密。他比充和小，是充和弟弟宗和的朋友，在清華谷音學社學崑曲時認識充和。當時陶光常演小生，充和為他吹笛：「後來陶光開始追求充和，充

和雖然不能報之以愛情，卻一直與陶光保持很好的友誼。」一九三九年初，陶光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充和也在昆明。元月間一個曲會上充和演《牡丹亭》中的〈尋夢〉一齣，那天，陶光為充和的書畫冊《曲人鴻爪》題了她唱的兩支曲詞，先題〈懶畫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麼低就高來粉畫垣，原來春心無處不飛懸，是睡荼蘼抓住裙衩線，恰便是花似人心好處牽」。再以小字題〈江兒水〉：「偶然間心似繡，梅樹邊。似這般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遂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的個梅根相見。」一九四七年陶光與唱滇劇的伶人結婚，婚後去台灣，在師範大學教書，婚姻並不美滿，潦倒失意，歲數不大窮愁而逝。這「窮愁而逝」四個字我是聽張作梅先生說的，他在台北認識陶光，說陶光是清朝名臣端方後人，性情狂妄，怪僻。康宜的資料說陶光生前出過詩集《獨往集》，還托友人送給充和。一九六五年充和去台灣見不到陶光，作〈題獨往集〉悼念好

友，佳句甚多，比如「容易吞聲成獨往，最難歌哭與人同；吟詩不熟三秋穀，凍餒誰教途路窮」！資料注文說，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華美協進社人文學會曾為張充和詩書畫及崑曲成就舉辦研討會，會上陳安娜講稿〈介紹張充和的詩詞〉說了陶光淒慘去世的情景。舊人物舊事蹟往往事過湮沒，無人記得，昔日胡適先生提倡振興傳記文學，高陽先生對我說：「大部頭傳記是大人物寫的大人物傳記，我們小人物若能記些小事蹟，自也算是功德。」

採藥竹雕

韓康是東漢時候京兆霸陵人，字伯休，一名恬休，常在山中採藥到長安市上零賣，三十多年口不二價。桓帝派人請他做官，他不肯，逃入霸陵山中隱居。我寫〈王老的心事〉說王世襄微微一笑，相貌像他家所藏那尊竹雕採藥老人。讀友黃先生來信說，王老《自珍集》中謂此類人物題材世多稱之為韓康，只是遠古緬

邈難稽，與其說是漢代衣冠，不如視之為明人裝束，「謂此乃李時珍採藥像，孰曰不宜」！黃先生說從竹雕上老人之束髮岸幘看，是漢代之韓康不是明代之李時珍，王老似也拿不定主意，不然標題不會只說是〈清竹根雕採藥老人〉。歷代古人裝束學問大了去，讀沈從文服飾考已然嚇壞，江兆申先生說他的老師溥心畬也在行：「我只跟老師學得皮毛！」王老這尊竹根雕藝術造詣極高，清代竹人仿作不少，都難到家，我昔日偶得一尊，竹材比王老那尊小，形似而已。《自珍集》裏說：「六十年代初見此像於東華門寶潤成，謂係藏家寄售，索值頗昂。議價難諧，藏家收回。一年後復出，索值三倍其原價。不敢再議，如數交付，挾之而歸」，讀來神馳！我這尊竹雕是王老藏品拍賣天價成交之前買的，索值尚算客氣。儷松居藏品拍賣後，坊間竹木牙角文玩價格步步抬高，收藏之樂趣不再是文人雅士之樂趣：都成暴發戶炫耀財富之遊戲矣。無怪乎老友何孟澈近年專心搜羅在世木器家竹刻家之作品，或現